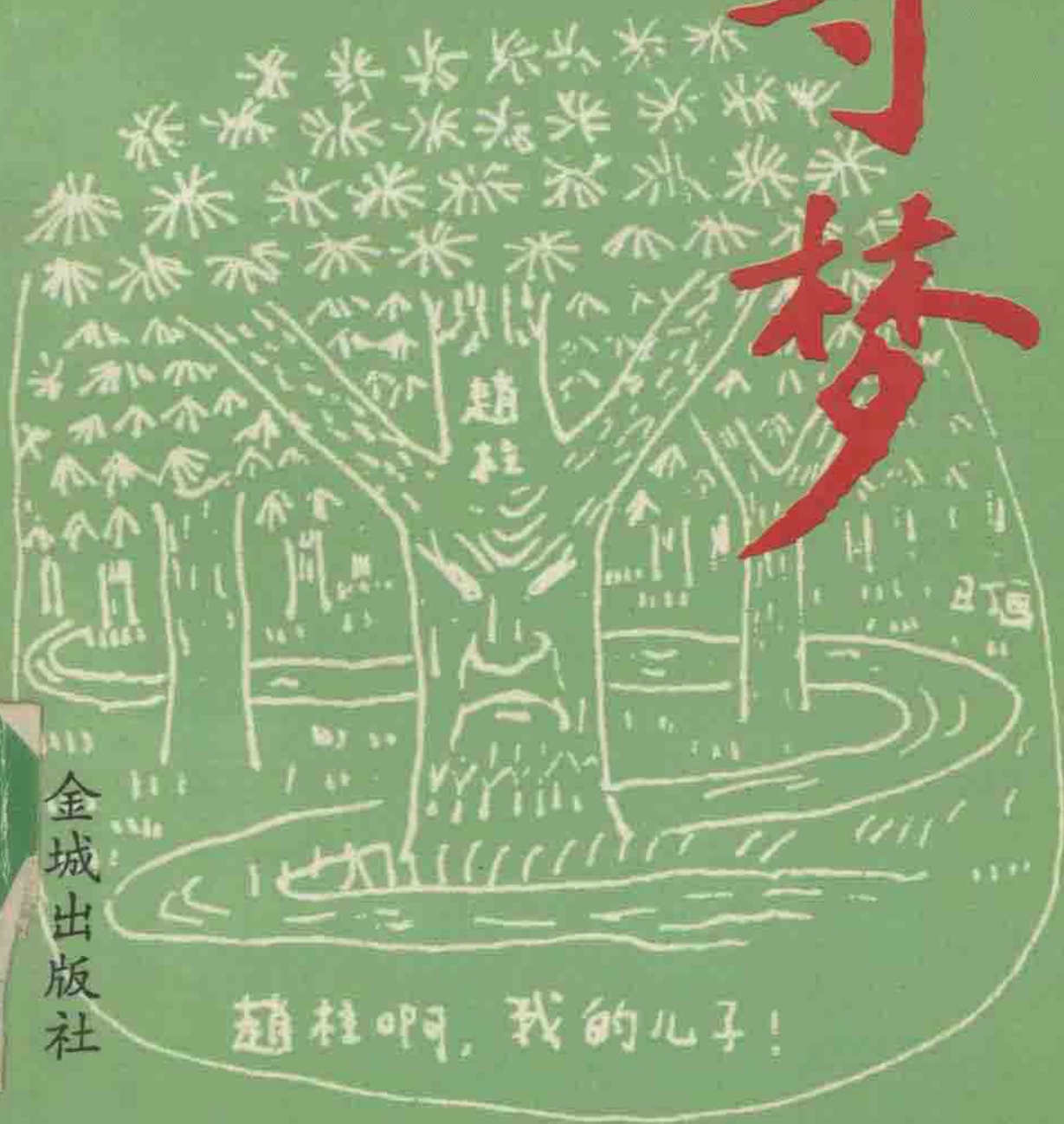


艾狄 著

千秋寻梦



金城出版社

千秋寻梦

艾 狄 著

金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千秋寻梦/艾狄著.-北京:金城出版社,
1996.12

·ISBN 7-80084-154-5

I. 千… II. 艾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-
中国-当代②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
23186 号

金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内 100006)

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1/32 5.125 印张 60 千字

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2000 册

ISBN 7-80084-154-5/I·26

定价:7.60 元

十年艱斷痴情夢
五味俱全又忙餐

丙子仲秋

謝雅書

序

李慕

我于文学是门外汉，只是喜欢看小说。在阅读中我感到，每位作家都是在他的作品中宣扬着某种思想、某种观点或主张的。不过有的自觉、有的不自觉，有的有意、有的无意罢了。当然，各人的思想有深浅之别，手法有成熟与不成熟之分。

仔细一想，这样说似乎并不准确。我碰到过这样的文字，看来看去，不知道他究竟想说甚么。这有好几种情况。一种是我自己太浅薄，这在我，并不是少见的事。另一种是作者故作高深，叫人摸不着头脑。再一种，恐怕是作者本人也不知道究竟要说甚么吧。但是，人们从事创作，写小说，总是有所为的。为艺术而艺术，难道不也是有所为吗？至于现在书摊上那许多胡编滥造的东西，摆明

了是为骗钱；若是为了成名成家，虽然路数未必对头，也还要算是很不错的了。

艾狄老弟这本小说却不同流俗，思考的是个大题目。他旗帜鲜明，通过离奇的故事，探讨人类发展中一些重大的新问题。这个主题我是赞赏的。把这样的主题融到小说里去，是很有意义的，虽然手法有待于进一步成熟。但是他的文字清新漂亮，书中的几首诗，更显出他大有才华。他藏而不露，使他的老朋友登善老弟也大吃一惊。他分明是个才子，却又是个严谨的人。结识到这样的朋友，使我很高兴。

艾狄叫我不要透露他的经历，也不要说属于什么年龄段。青年、中年、老年？他说，这些，都让读者看了书去猜，好不好？我赞成，因此就保持沉默。

是为序。

1996年8月24日·北京

目 录

序.....	李 普	1
千秋寻梦.....	艾 狄	1
黎姍：“这可是最后一次了啊！”		8
飞凤在空中叫我		26
通达博士说：“你才是老前辈， 老祖宗。”		61
“赵柱啊，我的儿子！”		82
老横想当 20 世纪的富人 ...		100
伏虎在虎背上谱曲		119
怡莎：“怎么办？怎么办？” ...		147
跋.....	登 善	151
后记.....		155

千秋寻梦

艾 狄

人生不满百，
何苦梦千秋？
无奈痴难改，
情思永不休……

——题记



一觉醒来，突然发现时间已经过去了 1000 多年，这可能吗？这是作梦还是真的呢？可把我弄糊涂了。

记得从前有位姓庄的老大爷也遇到过这种尴尬事。他挠着头皮发呆：究竟是我作梦变成了蝴蝶呢？还是蝴蝶作梦变成了我？

庄老大爷的困惑发生在两千多年以前，我的困惑呢，却不知道发生在什么时候，只觉得脑子恍恍惚惚，心里明明白白，情节千奇百怪，道理千真万确，究竟是不是作梦，实在搞不清楚。

咳，不管是梦还是真，先记下来再说吧。



1

最初的感觉是浑身疼痛，发冷。想喊，喊不出来。想看，睁不开眼睛。隐隐约约听到一些叽哩呱啦说话的声音，可是一句也听不懂。后来，可能又昏迷了吧……

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，我又醒来了。屏足气力，大喊一声，长长地吸了口气。随后模模糊糊听到了一些欢呼声。人们七手八脚地给我按摩、扎针。我身上呀，好像扎着不少的针，鼻孔里还穿着几根管子……

终于把眼睛睁开了，可是什么也看不见，后来，不知道又过了多少时间，模模糊糊的图像逐渐清晰起来。一个老头子在对着我微笑，他的胡子眉毛全白了。旁边还有几个女的。一个穿花衣衫的姑娘微笑着问我：“感觉怎么样？”

我吃力地说了一个字：“渴！”

于是另一个姑娘把一个奶瓶似的东西塞进

我的嘴里。我一面轻轻地吸着，一面看了她一眼。她的大眼珠黑白分明，嘴唇挺厚，皮肤发亮，有点像非洲黑人，但颜色不是黑的，而是红的，像关云长，头发短短的，像个男孩子。

她给我的是什么水啊，不但清凉爽口，有沁人心脾的香甜味，而且非常提神。喝了几口，身上就不那么难受了，头脑也清醒了许多。

我问：“这是什么地方啊？”

他们和善地笑笑，互相叽咕了一阵，然后又那个穿花衣衫的姑娘对我说：“别着急，先把身体养好，一切都会告诉你的。”声音挺脆，完全是标准的普通话，很像中央电视台鞠萍的声音。除了她，别的人都穿白大褂，好像是医生护士吧。他们围着我忙乎了好一阵子，后来，陆续走了。老头子临走还向我微笑着点点头。留下的只有那个花衣衫姑娘和那个红脸姑娘。

我疲倦地闭上了眼睛……

当再次醒来的时候，感到的是一片寂静。我默默地躺着，艰难地向四周望了一眼。房间很宽敞，光线很柔和，好像医院的病房，但是没有窗子，这么大的房间只有我一个病人。病床旁边摆着各种仪器、仪表。我躺在床上，一动不能动。胳膊、大腿、掌心、脚底、胸部、腹部、头部到处扎着针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我怎么到这里来的呢？

经过苦苦思索，我终于想起了：雪崩！

我们登山队七个人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。在穿越一处峡谷的时候，突然发生雪崩。从高处直滚而下的大雪块把前面的六个人都击倒了。我走在最后，正想去救他们，可是前前后后都是纷扬直下的雪粉，铺天盖地地把视线全挡住了。我想向前冲，却已迈不开腿，随后整个身体都被困住、埋住了。我想完了，可能要死了。我奋力挣扎，但是无济于事，完全动不了啦。一阵憋闷之后，突然眼前一亮，阳光灿烂，云彩飘飘，我也变成浮云，飘然而起，渐渐弥散……

2

看来，我没有死，我被他们救活了。死是什么滋味，谁也没尝过。我这回可尝过了。这次如果真的死了，对我来说无非也就这样了结了，可是黎姗和小柱呢？他们可怎么承受啊！

躺在床上不能动，检查、治疗全由人家摆布，浑身没有一点力气，可是脑子却不停地在转。只要醒着，就忽隐、忽现、忽远、忽近地闪过一幅幅图像。特别牵肠挂肚的自然还是黎姗和小柱。

离开北京前一天晚上，夜特别静，窗外飘来桃花和新柳的芳香。小柱已经在自己的小床上甜蜜地睡着了。我和黎姗紧紧地贴在一起，一面兴奋地揉动着身体，一面听她柔声细语地诉说……

“……这一回，可是最后一次了啊！”

“什么？”我停住了，睁眼望着她。



黎珊：“这可是最后一次了啊！”

她愣了一下，随即会心地笑了：“我是说最后一次允许你去干这种冒险事儿了。”

“好的，最后一次。”我轻轻地吻了她的眼睛。她抿嘴一笑，把我抱紧，不再说话。

我这个人特不安份，老喜欢冒险。有一次我在神农架的崇山密林里迷失了半个来月。携带的食品饮料都用完了，后来全靠野果、泉水维持生命，直到遇见一位砍柴的老人，才走出迷途，返回人间。到家之后，遭到了黎姗的一顿痛打。也是在那张床上，她哭一阵，骂一阵，打一阵，亲一阵……。那个夜晚啊，那种感情啊，回想起来，真是刻骨铭心哪！

这次攀登珠峰，是我软磨硬泡争取来的。人家说：你是个记者，又不是登山运动员，瞎掺乎什么？我说：笑话，上天下地，出生入死，世上没有新闻记者不能掺乎的事！为了得到许可，我写过六份申请，走了二十多个前门和后门。当一切办妥然后告诉黎姗的时候，差点儿又挨她的打。她脸色突变，泪珠一下就涌出来了。但我还是说服了她。我了解她，我有我的办法。我说我们相爱很深，谁也离不开谁，最好每天都在一起，每小时都在一起，每秒钟都在一起，最好两个人溶化成一个人。可是天天一样，岂不是少了点刺激？像神农架迷失归来的晚上，那才够味儿哩！让我去冒冒险，互相牵肠挂肚，朝思暮想，等于给爱情之火多积点柴，多加点油，

烧起来就更旺了，难道不好吗？被我一说，她那含满泪珠的眼睛又破涕而笑了。虽然最后还是打了我几下，但那是表示批准的意思。

不料，在上飞机之前，小柱又大闹了一场。他一定要跟我一起去登山。本来前两天我们已经达成协议，这次他就不去了，下次如果我申请到北极去采访，申请书上一定把赵柱的大名也写上。这才得到我们这位五岁男子汉的首肯。我们还郑重地用小姆指头拉过勾。可是，当我向机场检查口走去的时候，他却突然变卦，抱着我的腿大哭起来，声音响亮极了，引得机场工作人员和许多中外旅客都跑过来围观……